斐然集

一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斐然集卷二十

宋　胡寅　撰

豐城縣新修智度院記

事無記無以傳久逺有大事不足記而有小事足記者有常事不必記而亦有當記者人生必有業古之民業四令之民業七既服耒耜而又執斤削既通貨財而又習弓矢失常變守葢棄材也治道所惡君子不言也各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安其業不相侵桼猶動物不植走物不飛理之固然則又不必記也均是農也或鹵莽或力田則力田者可取矣均是工也或竒衺或信度則信度者可取矣取之以勸能者戒不能者則不以細故常事而無記也今夫儒服衣冠則當修仁義禮樂一取正於仲尼乃其業也詆呰先聖而歸向異端五濁貪欲而守持齋素殃民害物而懺罪祈福實諸所有而談論空寂猶之棄材焉則無可稱者矣去父母毁膚髮攻苦學佛為廣宮大厦以事

青鑄梵物物咸稱寺在邑西五十里山崦中松篁蔽虧澗壑舂撞人境佳處也紹興壬子末予侍親自杭西行至是少憇焉家居愛其清曠留度冬春甚適明年夏四月將去而之衡山廣照請曰山僧垂老多病劬瘁於此屋未嘗有士大夫車轍馬跡也今幸辱臨得一言刻諸石沒齒無恨予既許諾又以其事問諸里邑無間毀者遂為之記蓋嘆世有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者則凡能為不失其分者亦可嘉也

湘潭縣龍王山慈雲寺新建佛殿記

記首一百四十字先文定作

自古學道之徒罔嚴事其師等於君父遡流循榦厥有原本若中國業儒者必宗仲尼西方浮屠氏號名雖衆亦以佛為無上士天人師未能或之先也仲尼夢奠之後門弟子欲以所事聖人移於有若而曾子不可以此防民猶有設故臣像侑坐先聖端視至尊拜伏不以嫌君子有憂之昌言於朝以為天地以來中國規制未有如

此者庶幾乎曾子之心非迂言也西方之教雖異於是凡慈孝忠順之屬尊卑貴賤之分禮樂刑政所以維持人紀胥立於世者皆掃除之曰是有為法非實際也吾嘗攷其事則有不得遯者其法有父子之傳其位有賓主之異其敘有戒臘之次其居有丈室堂寮之別其名位有長老主事衆僧童僕之等其奉養有寒裘暑葛朝晡蔬穀之具其情文有交際往來送死哭服哀樂之節尤恐其壞也則又為之規律以整齊之守此者為威儀

犯此者為罪懲其嚴如是固秉彝之理欲去之而不能者而其言曰若以事觀是為事障若以理觀是為理障吾不為是也至其師弟之際抑又謹甚自其教東行精舍徧天下凡殿宇繪像歸依所向必以佛居上位菩薩羅漢次第布筵列屋而環之入其門大殿翬飛金碧相照巍然而中尊者不問可知其為如來也所從久矣而湘潭隱山大禪寺嘗有主僧創意從佛於左廡革殿為閣刻木高三丈象千手觀世音居之夫觀世音固慈悲

神通其視如來蓋亦瞻前忽後安能遽履佛地哉一日挈弟子登坐其師之席揖其師退侍弟子之旁倒置而逆施之自有佛以來無是理其徒艴然不恱蓋理有不可者人心所同也有大比丘法讚實嗣總持命僧子積敦匠庀工營殿於閣前復其常制瑰麗雄深瞻仰端正既成求文以記之予謂人生有三重焉君父彝倫也師承至德也冰寒於水無水則無冰以弟子既傳道而可以黜師是逢蒙既盡巧而可以殺羿推此志也子而齊聖

亦可先食於其父臣而庇民亦可易位於其君雖學佛者絕倫離類無意乎三綱猶不取此也况中國之大經乎讚是舉有感於吾心故為之一言殿成於紹興三年某月某日若工與費經營常事也則不必書

富陽觀山嚴先生別廟記

古之君子治則見亂則隱漢室中興子陵可以仕矣乃不肯屈去而隱居終其身道之不明賢者過之子陵之行不幾於過乎武夷胡寅曰否不然也昔者世祖無一

旅之衆起平僭賊尋邑王郎赤眉銅馬隴蜀之主衆皆數十萬折箠笞之無不如志天下耆定躬攬乾綱而獨斷之三公之尊猶困於吏事鄭興孫言以辟禍韓歆直諫而不免彼其功烈蓋世亦有輕待其臣之心子陵不屑就焉非介然狷者將以警帝也子陵文叔布衣交友之素豈後冦鄧諸公其襟度曠夷足加萬乘而脫屣卿相固有吞納海宇之量開闢造化之才矣使書功於竹帛圖形雲臺之上未知孰先孰後子陵不為此顧為彼

者人君意滿志得常喜傲視士大夫簡賢而忽老違衆而用已以區區圭組為足以怒役一世使苟賤無耻者日進潔修自重之士望望然去之其亂亡不旋踵矣此子陵勤懇愛文叔之深情而世祖所為屈己忘勢從其所好不敢以君臣之分臨之者也至於今千有餘年流風餘韻猶足以窒貪競無厭之心作頹懦不振之氣前賢所謂有大功於名敎吾乃以見之子陵會稽人歸耕富春山中即今之富陽也西南數十里有桐洲石瀨世

之濱豈曰小補云乎哉

悼亡别記 丁亥冬

宣和三年天下士大比試於南宮兵部郎中南劒張公賀參主文柄中選者五百人寅名在第十寅大學同舍友給事令知福州張致遠子猷亦在選中子猷於兵部公為無服族孫一日謂寅曰子之文兵部公所主嘆賞不去口恨未識子寅旦日袖書上謁謝公問勞再三如子猷所云時寅未議婚有中書侍郎張其姓者方求壻

來謂寅甚迫寅年少氣剛鄙當時公卿不願從逃之三日子猷竒寅志曰兵部公有季女愛之擇配惟子可歸然少君十歲君有意者相為謀之若何寅念受公知且與子猷厚其家儒素可長久也以書白家君家君曰吾未識兵部公然知其與龜山中立楊公右司瑩中陳公為親朋汝可依無疑兵部公聞之大喜遂以是年四月委禽越明年四月親迎於京師宜男橋公之僦舍其冬十二月晦以宜人歸至荊門漳水之濵二親之側癸卯

月正元日盛服見舅姑舅姑設饗禮退見宗族雍雍如也君性莊重無苟言戲色中外皆嘆其婦德夙成舅姑愛之如女秋九月命從寅赴西京國子監教授甲辰孟夏生男子令名大原西京多名園美榭登眺嵩洛君欲一出嘗為游水南北二三勝處已即不復出曰不過如是爾游觀非婦人事也寅獨尋勝訪古驅馬遠適君必謹戒以居一夕有盜騎屋山下瞰君覺之增張燈燭戒奚獲無得寢寅四鼓醉歸不知也明日乃聞盜得於東

隣教授官冷俸薄不以時得寅破君奩乃與英俊相追隨費且盡君不見於辭色寅或觀書作文至夜分君亦縫紉其側時一發問以是為常乙巳歲河北羣盜起女真將入寇冬十月寅謁告攜家歸荊門又單車之官丙午春京師解圍寅被召賜對校中秘書尋遷省郎丁未夏四月敵騎北去寅請急歸省五月至家方京師被圍中外音問不通者半年寅因問君頗憂不測否曰寧不憂然度君必無恙也戊申歲春夏之交寅如維揚久不

調已酉歲春二月旦女真輕兵渡淮揚州潰寅脫身至
常潤間久之名還復為省郎遷左史秋九月請奉祠得
之其時荆門已為盜區家君度洞庭而南寓居湘潭而
寅行次臨川值敵兵方下江西諸郡甚梗明年三月僅
得至庭闈退問君今茲憂乎其對猶前冬十月一日先
令人疾革執君手頃之捐館舍君於諸婦中最蒙愛以
君多病每寛其禮儀辛亥春巨盜馬友孔彥舟交戰於
衡潭兵漫原野四月奉家君西入邵席未暖他盜至又

南入山與峒猺為隣十二月盜曹成敗帥兵於衡又遷於全西南至灌江與昭接境敝屋三間兩廡割茅遮圍之上下五百餘指度冬及春瘴霧昏昏大風不少休鬱薪禦寒粢食僅給壬子春家君有掖垣之命寅與弟寧侍行季弟宏守舍行既遠六月成餘衆卒入灌江君與二姒將子女倉皇奔避一夕忽聞鼓聲已近徒從閴然四逸囊橐悉委之獨餘負橋者不去遂偶脫冬十一月家君罷掖垣還至豐城遣寅省家歲盡逢之清湘山寺

中君身獨署服餘單布衾嫁日衣襦無存者獨挈寅敎
文詰身皆無失寅勞苦既定問君驚懼莫此為甚矣對
曰至無奈何惟一死耳蓋以兒髮刀自隨急則用事無
所懼也大抵君氣和而志靜見理明而臨事果癸丑春
正月家君來湘潭秋七月然後尊卑會於南嶽甲寅終
歲奠枕乙卯寅以左史名趨錢塘其冬出守邵丙辰二
月至家七月改郡嚴陵君平時見寅遠適不以為念至
是行臨别泣意殊悲丁巳八月書來乃云手攣不能親

書命大原書之寅官守欲歸不得也九月訃至實是月
四日自君歸寅其聚散契闊如此君素喜病熱二十四
五已前歲一發其後歲或再發後乃至於三四每疾作
必疾首痰甚藏氣結澁昏不知人如中風狀必以凉藥
導下即良已一下一虛而不能服温補藥服即又熱寅
在家之日少凡君疾有危殆時寅皆不見見則既平忽
以為常事又不遇良醫使君盛年而氣血耗消以至於
死也寅遭亂加窶十年三黜禄入至鮮君每疾平時少

思吉甘輔養然無力以致也說食取飽以爲戲笑寅每謂之曰今之世得存全者已大幸尚何望美食以貧準病寧貧可也祈君安瘉而已君聞此言無慮百十過久亦安之雖然養羸而無食禦病而無藥君之死天乎人乎自大原既生君年纔十有七寅嘗曰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君曰爲君生一子耳妾媵多所出與已何異當一一善視之寅曰君何以知惟一子也君曰姑志之必不妄他日寅出其不意徵前言十六年無爽亦果如其說

不知其何所見而自必也妾生一女衍一子大端大端嘗病危君日夜泣視營救百方既得愈喜不自勝君幼嘗受論語終身置几案間以章句問寅且問其義寅淺告之或能因類推意敎大原甚嚴略不假以言色寅尤之曰一兒且弱何忍如此君曰愛之在心不可縱也慈母多敗子君豈不知寅無以奪歸寅之三月兵部公族黨素通家者置酒君飲少醉自是後飲不復及量以寅嗜酒每相對細酌濡唇而已素不信鬼物輪回之說凡

內外喪戚婦女多恐怖君如常日然甲寅歲寅因徧觀
大乘諸經及傳燈録究佛氏所論遂有所見著崇正論
一編數萬言君每問大畧輒怡然會心相約以死日不
用浮屠氏法及將死前二日猶為叔氏宏誦之卒踐其
言自佛法入中國以死生轉化恐動世俗千餘年間特
立不惑者不過數人而已雖才智高明鮮能自拔又況
陰柔之質乎君可謂賢矣君事寅有禮自結髮至死未
嘗以微言頩色相失然情質恬寂於世味淡如也兵部

公之沒君恨不得見每語及淚輒雨墮一兄一姊先逝
常以疚心寅至桐江為取其季弟至君尚切長兄之思
每言氣弱負疾其何能久與兄姊相見於地下耳委之
記事未嘗忘間一二年乃或忘君曰此早死候也寅聞
其言輒驚惻亦豈料止此疾舊苦熱閒其將沒前體冷
自汗蓋陽盡變寒九月三日脅內痛刺明日辰巳間遂
不救嗚呼悲夫往者數數語寅盍先為志欲一讀之寅
必力拒曰何至是今於悼愴中緝綴平生十不得一既

撰其事約其詞爲埋志又書此以付大原等使篤孝思云

桂陽監永寧寺輪藏記

文籍惟吾儒與釋氏爲最多然儒書之要莫過乎五經鄒魯之語是七書者上下關千五百餘歲非一聖賢所言總集百有餘卷而已既經仲尼裁正理益明道益著三才以立萬世無弊違之則與人道遠焉未嘗丁寧學者收藏今昡以私心是之而所以至於今存而不廢者

蓋人生所共由自不可離故也其餘百氏著述日繁世人得以卷記者至於數萬可謂衆矣然明智之士則必紀綱大訓折衷於聖人使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詖淫邪遁之辭遏而不得肆固不盡以為是也今釋氏之書五千四十八卷以詞之多故世人鮮能究之吾嘗閲實其目則曰論曰戒曰懺曰讃曰頌曰銘曰記曰序曰録雜出於僧人所為居其大半而以經稱者纔二千餘卷焉僧人於是中所常誦味舉唱者又亦六七品而止爾餘

則置而不道也所以不道者抑未暇歟將無庸稱歟然則自其術論之所得有淺深則所言有當否若舉以為是不亦罔之甚哉夫其詞之多雖未可盡究而立說之大旨亦可知矣蓋論心則謂耳目鼻口之用喜怒哀樂之變皆非本體之妙也論身則謂假暫聚生老病死無非苦惱雖以食狼虎飽鵰鳶而可也論生死則謂有前世之來後世之往人與狗彘羊牛相為輪轉而不息也論世界則謂天之上有堂地之下有獄日月之中有宮

圓星辰之域有里數而宇宙之衆如河沙微塵者葢不可勝計也論庶物則謂羽毛介鱗皆前生之親愛宗族而含靈蠢動蚑蚋螻螘與佛不殊亦欲化之使登正覺也其於秉彞天命則以為愛欲所鍾因而滋續無足貴者故視父母兄弟妻子猶怨憎仇毒之可惡也其所親厚則以它人為慈孝傳繼凡九州四海殊根異質不問賢否苟同於我者皆法屬也其論覆載之内可見之物可名之事則等之寐夢幻詭漚影電露舉非堅久真實

不必為也其論鬼神則記其狀貌叙其種類知其嗜慾
年壽得其居處名數縱口而談極筆而書不自以為怪
也佛既言之又付囑之僧遂演說而推廣之所以其書
至於五千四十八卷之富且以為字字皆至理句句皆
妙法卷卷有光明發見處處有神物護持無可置議於
是裒人之財竭人之力印以紙墨匣而蔵之載以機輪
推而轉之丹砂黃金文珉香木窮極侈麗葩華絢飾然
後為快獨疑而闢之者乃外道魔障佛之罪人若傅太

史韓文公之流至今為釋子怒罵而未已也夫既以空虛寂滅為道之至矣雖天倫之重乾坤之大照臨之顯山河之著猶將掃除殄絶洞然不立則凡見於形象當一毫無有焉今乃建大屋聚徒黨耕良田積厚貨憧憧擾擾與世人無異而以佛之遺書營置儲貯巍然煥然鬱相望也烏在其為空乎不能空其言說之迹而欲空並育之萬有烏知其可乎是必有說矣比丘慈嚴居桂陽之永寧悉其志力以營茲事勤苦歴年而後克成來

求為之述以示久遠予因舉儒釋異同且箴夫弃有趨空者之蔽庶吾黨之士相與講明以止於至善夫豈好辯哉蓋亦不得已也

衡岳寺新開石渠記

物無不可用用之盡其理可謂道矣乎非邪言道而弃物體妙而用粗或以為精吾見其二於物也五穀飽人者也今有人不種不穫廩庾無積釜甑無爨持其枵腹而語於衆曰吾飫於食吾之腹果然汝奚不作稻粱黍

稷之想而自肥乎又奚不忘稻粱黍稷之念而已飽乎
衆美其詞相與賛之曰先生不忍獨飽又憂弟子之飢
吾一聞之了達無疑咀嚼至敎而厭足甘味雖六瑚八
簋豐盛乎前皆幻物也吾見天下之人皆口充乎此而
中餒者也迭唱更和以為至矣居無何不免於為若敖
氏之鬼謂道不在物至妙非事為之用者不類此歟令
夫人不可一日而無食田不可過旬而暴之有沃壤腴
地而無溝洫畎澮以資不雨之急則大聖智亦不能拔

苗擢穗使發秀而穎栗也而好誕者顧曰是粗之為用矣吾有道於此說雨露之功談江河之德發揮涵濡滋養之利而指示灌溉收濟之效顧盼作用倏忽俄傾則生物之衆既已被潤澤而大豐美豈獨爾之長畝為多稼哉雖火雲焚空金石融泮萬類焦灼固不能為吾田之病也嗟夫此與向之為若敖氏鬼者固歸於無智而不仁三尺童子猶將笑之而又可以欺夫通天人合外内之君子乎衡岳寺長老純粹領寺之三年數罹暵乾

顧田旁有溪流不可激而使也乃泝源上絶壁相可引之道躬率其徒以鑱鑿從事勞而益勤未幾石渠告成疏分巨派飛練挂壑流虹帶山滂傾演迤隨意停決餘潤所覃隣壤作乂是歲秋大穰齋庖恬愉鼓鐘其鏜粹來請記之使後有考焉予曰天地之内事物衆矣其所以成者誠也實有是理故實有是心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實有是事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故實有是用今以手舉物而曰必未嘗舉亦初無物也以口對客而曰

心未嘗對亦初無客也斯亦妄人而已矣何以明之爾不能耕不土之田居無地之室衣不蔽之服而食無米之飯是則誠之不可掩也而獨外此以為道可乎往刻諸石使來者讀而味之而要其歸則吾之言猶爾之渠蓋相與流通而不窮矣

前知衡州向公生祠記

郡守以撫養百姓為職賢否於是乎觀不聞以能奉承大吏為賢也昔光武戒任延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

對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若務雷同非陛下之福帝嘆息稱善以其時考之循吏得行其志海内之人咸安土樂業而誣上行私亂人之功罪者莫或肆焉其致中興宜矣歲在乙卯江南大旱衡陽焦灼於築城暴政之後遺黎懍懍尤甚會相臣督師平寇植牙於潭知寇之本由民失其所也聞直秘閣向侯宣卿有政材剡章上聞請使守衡制曰子恣往欽哉善拊吾民惟既乃心毋怵于權侯頓首受命至府屬帥臣以民訴外臺大胥姦贓

蠹害事下衡治之無追證捕逮之煩三日而獄具厥徒震竦民情始得自通於是昭明曲直而伸達寃滯振業矜寡而擊斷豪舉與民所便愽捐其甚去華務實謹率憲章磨牙砥掌之徒内視斯人噤莫得動方是時米斛為錢萬有五千而衡境歡然反無飢乏之憂官僚肅於庭士卒整於伍商賈集於市緣南畝者惟恐侯之報政而去隣於衡之人則曰天子何為不以向公而牧我乎其頌嘆願望洋洋乎滿耳矣而方伯與部使者顧且傳致

劾之曰向其以酷刑失民心民之畏之重足而一迹方旱且多盜又重之以其不亟斥之幾何而不名變嗚呼嬰而盲者無怪乎指青為黄孩而齆者無怪乎謂香為臭人自非生而喪心則臧否好惡不至若是悖矣侯既坐斥士民扶耋攜孺犯雨雪泣涕屬道而送其能逺者衆資之使謁諸朝久而未報念終無以自慰乃即城北青草佛祠為堂繪侯像歲時合笳吹鼓舞其下以祈侯壽考而思其來也夫萬人之譽不可以非道干謂侯無

以致此則民奚不從彼貪且盜者尸而祝之邪濟惟貫河人乃知其清松柏不遇大冬與蕭艾未知其孰賢也然則謗侯雖深所以榮侯者不既厚哉哲后方覈名實考毀譽賞即墨以圖治康而御史采輿人之誦為侯明著劾奏之不然者宸吉寵煥擢畀使華士大夫益知奉公守正之可為讒邪不得而終困之不獨衡之人以為喜也侯雖屢折志意益勵力操汲古今聞彌著則進為世用以就功業不獨慰此州之去思又必有日矣詩不

云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保艾爾後德音不已衡之人以是歌於斯堂也不亦可乎

雲莊榭記

名與實猶影與形未有形直而影曲也世乃有實然而名不然者由人智故之私繆為之以欺衆焉耳予卜居衡岳陽麓亦嘗窮高極深以求盡夫岳之勝矣蓋御雲培風四眺蒼莽縈湘江於練白開洞庭於鏡空凡以峯巒雄傑附岳而自名者至是疊疊焉如碧海怒濤簸蕩

於蓬萊之足焉則祝融絶頂之大觀而人所共知也若夫溪行樾陰披蒙撥翠陟降窈窕忽得虛曠兩山呀然大谽十里危立北岸面勢青壁秀巘奇障層擁乎其外淙流奔雷呼洶乎其下猿啼鳥弄應和於烟霞杳藹松筠寂歴之中凡以門谽幽邃得譽者至是亦無以過也則後峒高臺之奠景而知之者少矣据景之會有亭以車轍名由浮屠氏相傳昔有得道而山居者鬼神欽之運米修供驅車循崖尚存轍迹無從質其信否有老僧

年七八十雪眉霜顱睟子烱光破裓垂肩扶杖至止揖之坐問其故則笑而應曰烏有是哉鬼不能服田力穡何自而得米其竊於人邪則有道者必不取取之是主藏也其乞於人邪則是天地以來未聞人與鬼相授受也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鬼又安能操斤斧而為輪輿乎所謂轍跡乃石脉之修廣者耳道散於異端人不知鬼神之理其誕乃至此予曰然則何者為鬼神對曰天高而地下山止而水流日月星辰之運行風雲雷霆

之聚散萬物榮枯成敗之迹人事動靜終始不窮之端皆是也顧人日用而不知爾予曰浮屠氏之說何為而不然老僧舒然而歎曰凡為我道者好假託怪靈以張大其術使天下愚夫愚婦駭而從之蓋亦達人之嗤也而尚何辯余因其言推類而問之曰然則此山之屬峰以擲鉢名壇以羅漢名泉以卓錫名岩以隱身名以一生名石以點頭名以飛來名以七分名其亦然歟曰固也然則爾佛於屈伸臂頃現種種變相謂之不可思議

者又不與是類乎老僧不悅而去余喜其言直而不欺乃易亭曰榭更其名曰雲莊取李北海歷下新亭句意以為奥景之表著焉嘗試觀岩岫之間烝氣騰縷留矚須臾霮䨴無際瀰覆乎喬嶽之上喬嶽不能有也浣沐乎萬物之衆萬物不能知也且卷且舒悠然儵然有其功不見其心無乃雲之出納貯費獨富於此山乎因為之記以曉夫吾黨之溺於荒誕幻而不復致詰者曾老僧之不如而欲名與實副雖谿谷林壑人所闊略吾猶

也壬子歲中秋潮來且近忽聞一枝卷峤勢如電掣濺若雹散其所鞭激處漂落五千餘人予蓋親見之是在平地非有帆楫傾欹水至弱也狎而翫之則組甲練兵起於足下甚美必有甚惡亦何往而不然清罄凍飲或亡於池肥甘芻豢或死於林燕姬趙女妙舞宜笑能傾人邦家而八駿騰驤九皐飛唳亦足以名亂而喪師也豈獨是哉富貴顯嚴之所在氣力侔天收四海之命斷於掌握其究有願為役夫而不可得者故曰疾顛履危

丹轂赤族是皆縱耳目鼻口一時之適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永城南二十餘里有曰淡山岩自山谷詩既行名聞於天下凡岩之病以暗而濕淡岩獨竅北而透南方臺夷燥噓吸雲氣受風納月信乎其稱絕景也然卬眠脉絡往往鱗皴而岩中大小石蓋不可勝數人不幸或值一拳許焉則碎首斃矣況巨片哉因嘆且笑曰此古人所謂雞肋不足以當者令乃裹羊終日而忘知命之訓仁者樂山殆不然也乃相南欽得地不盈丈為亭

東安縣重建學記辛酉冬

永之屬邑三惟東安在西重山複嶺間境與峒猺接其風俗鄙陋無足怪也然號名為人靈於羣動則其鄙陋非天之降才矣是故仲尼有教無類蓋欲居乎九夷曰忠信篤敬可以行於蠻貊而況斯邑政治所加向二百年之久乎知縣事上官闔惠化威令既洽百里乃修崇黌宇飭簠簋俎豆之事帥儒其衣冠者使進而舍奠瞻想溫厲恭安之容退而遊處沉酣詩書禮樂之意亦式

城絃歌之遺風餘韻也來求一言記之余曰士未嘗不論學而知要者實鮮矣彼有敏慧秀爽之資玩心於載籍馳騖乎見聞以記誦精博為功詞華藻麗為能獨步儒林而擅名當代者非不足賢也試舉洙泗之間聖人與門弟子答問之微言以質之未有不瞠然視咕然搴望洋向若而莫測其際者何哉英華易披而本根難見樊籬可越而閫奥難詣也前人有詩云夜夢入小學自謂總角時不記有白髮猶誦論語辭意若忽此書者夫

童而習之白尚紛如孰比論語之難讀而可忽乎是以
欲知後世之故必觀諸史欲權史事之是非必觀六經
欲知六經道德性命之旨必通論語而讀論語則有法
矣得其法者亦且請事書紳默會於意言之表而書可
捐也不得其法雖句為之解字為之訓浩然成篇纍然
成文君子未之許焉蓋窶人談寶不若富人之有寶畫
餅療饑不若膾炙稻粱之實吾腹也豈不然哉予非能
之而竊有志焉故樂以告吾徒乃因記斯學也而粗言

之

旅堂記辛酉

叅録零陵軍事河内向君圖南于公治西偏飾堂為遊息之所謁名於郡守武夷胡某某以旅名之或問其義某曰是在易上火下山之象仲尼繫之曰君子之觀乎此而施於事也當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焉君以典獄為職吾是以云火進而不止者也居高而照照有遺乎山止而不動者也處下以靜將何失矣世有見事風生務

為敏速而或失於脫略彼斷者不可復續誤而不慎後將噬臍故聖人言慎以為決者之戒亦有謹密反復務為審克而又失於淹滯彼繫者如覆盆之望天其思出也以日為歲故聖人言明以為緩者之勸兼斯二善何留獄之有不得已而獄獄而無留歸民心合天德之道也夫慘酷之吏輕視人命鷹擊毛摯丹黷赤水固得罪於仁政而惑邪說希後報者惠暴而寬惡隱姦而貰猾使死者銜寃莫之能訴亦非君子所與故處天下之事

至於適當其可則善矣可刑也雖貴如共驩親如管蔡誅殺流放非虐也如不可刑雖匹夫匹婦煢獨無告不幸而罹於桎梏必欽恤哀矜之非姑息也司獄至此明之至慎之極而旅道盡矣若不能然是以靈於萬物之心其用之也曾不若無知之火與夫頑然之山豈不失其性哉已則失性而曰能治人者未之有也君辯察詳恕率職平允方將被識擢躋顯官其視斯堂猶旅也嗣有來者亶惟一言尚有取於鄙言因書以遺之使刻諸

石

蒙齋記

沙津鄧君温伯作齋面山臨泉以蒙名之求記於衡麓
居士胡某某曰斯義也文王周孔示之著矣吾子玩
辭觀象吉其吉吝其吝利用其利用勿用其勿用可也
而復謂吾記之吾又為子言之不亦贅乎然吾嘗考聖人
之作易憂後世之未達也則屢致意焉發端起例厥旨
詳複故重卦者八卦之未盡者也名卦者畫卦之未盡

者也爻繇者名卦之未盡者也象者繇之未盡者也文言者象之未盡者也象者文言之未盡者也繫者象之未盡者也說者繫之未盡者也序者說之未盡者也雜卦者序之未盡者也其所以詒後如此不啻悉矣而今之老師宿儒編殘簡蠹尚不能窺易之藩況能超然默會於包犧未畫之前乎吾徒少也為俗學所桎梏名利所攻擊聽窒而視霧思蔽而智困蓋不特童而蒙矣今子晦者明塞者通得户牖於羣經發覆蔀於衆疑異端

邪說之善惑人者雲霧卷而塵垢開何謂而然歟方其蒙也達固自若及其既達蒙則無在故也雖然達有大小遠邇深淺若仲尼則猶天之不可階學者所得亦隨其才之所至而已其未達者不為少也言語工則短於德行文學優則粗於政事二之中四之下則不及充實而光輝一於清安於和則偏夫金聲玉振之無可無不可也是自聖人以降皆然已達者固善矣未達者雖大賢有不免焉或遂止而不進或愈進而不息止而不進

者亦非特童而蒙也進而不止者可以入聖域故箕子以蒙反聖而仲尼嘗曰我學不厭好古敏以求之今溫伯及其弟講習於此齋篤志勇往不為小成其造未可量也則亦勉之又勉期於養正之至時中之亨他日卓然為羣蒙之先覺焉不亦美哉

義齋記

孰不趨利而避害趨其所當避避其所當趨者皆是也是烏知其利害之所在跖以貨為利者也紂以酒為利

者也周幽以艷女為利者也太康以擊熊豕雉兎為利者也方其利之固不虞害及夫害至則思利而不可得矣是故湯不邇色不殖貨大禹惡旨酒而文王不敢田抑有甚焉朱利於為我翟利於兼愛聃周利於虛放申韓利於慘殺彼亦自謂道之大全也為我則害君兼愛則害父虛放則害禮慘殺則害仁是故周公禁奇言子夏闢小道孟子距詖行而放淫辭抑又有甚焉使斯人父子不相保君臣不相邇兄弟乖序而男女失配軀體

弃敗而秉彛殄滅方且語之曰爾富之不充歟貴之不足歟壽命之不長歟快樂之不廣歟憂怨之不釋歟疾痛之不免歟凡有所願欲祈向之不遂歟汝能吾聽今之生修其因則來之生獲其果必矣貪利之夫既吞此餌而其微妙之說則又謂空為真謂有為幻謂寂滅為樂謂夫不能脫生死者與飛走萬類轉化無端或以罪辜受辟冥圄深悲而重閔之於是雖明智之士有不免怛化者迭唱更和利於無生死之患謂道至是然後極

率天下入於殊類而不自覺其究也乃獨成彼居處飲食衣服之利爾彼師之術以利為道肆然居侈然食陷其身與人入於異類洋洋然而不慙而斯人相與聖而神之蓋千有餘年凡堯舜禹湯文武孔孟所以修人紀位天地育萬物者除掃荒蕪日甚一日是豈直前所謂八害而已哉有道於此因天之高而戴因地之厚而履因晝夜而作息因四時而播斂因萬物之材而服役制作因人之不能不夫婦也教之以正而順因人之不能

不父子也教之以慈而孝因人之不能不兄弟也教之以友而恭因人之不能不相君臣也教之以仁而忠凡綱紀法度刑政禮樂之用皆猶是也泛酬曲酢未甞不當萬變遷代而心則自如無所冀而為之如水之必濕火之必熱止於各得其所宜焉爾夫濕之在水熱之在火豈偽設而用其潤與熯者豈附益哉是故各得宜者中國聖人謂之義斯義也君子小人之所以差華夏夷狄之所以分伯術王道之所以不同聖學異端之所以

殊絶自孟氏没寥寥而無傳焉必欲治心修身扶世導民愈久而愈無害舍是無足為者沙陽葉君超然知先覺有大中至正之敎心篤好之收合族黨子弟使一以是為師障異端之波庶其不溺百舍重趼求余文以記其齋余固陋烏能廣子意子歸以六經語孟置之舍率二三子拳拳服膺若董仲舒所云仁人有正明無謀計者可也如其反此請事他岐或乃稽古而車馬自夸明經而青紫是求放利而行不與義比以自投於八害之役

則按孔門故典鳴鼓而攻之是亦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矣

陳氏永慕亭記

仁人君子之治葬也竭誠於死者必深長思衣衾周棺椁備土厚而水深藏之固則已矣非禮不為也是之謂慎終自盡其心致思而不忘猶終身之喪焉是之謂追遠此孔子之教也後世禮壞人肆其精力競務末習凡附身而合禮以勿有悔焉大抵忽不加意顧汲汲於厚

錢刀食饌啗夫為浮屠之人使誦幻詭語夜以繼晝且多焚楮幣繪輿馬賂鬼神拘歲月日時擇能致富貴之地而後葬葬已則侈大工徒華飾垣屋於墟墓間凡禮所不得為者悉為之相視少不傚則子孫赧赧然歉人亦號之曰不孝方是時惟僧與陰陽家施施然得志蓋迷本徇俗有致之者矣噫嘻悲夫養生未足以當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而民彛汩亂如此莫之救也孔子之敎其無補於後世耶師孔子則獨可苟簡闊略於斯耶

令子華榮亭隧前為春秋祭祀之所名之曰永慕則其心有所存異於世之彩楹彫桷以悅愚夫之目者矣余因為之言曰心無理不該以言乎遠莫之禦也去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痒痾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而知百世之損益子華慕親而永其亦概乎聞存而推之之道乎昔者舜起於側陋一日而妻英皇負黼扆皆不足以解憂五十而猶慕蓋所憂甚於所可樂者故其慕勝而其樂久世

人綢繆妻子之愛詭曰無後為大跋疐利禄之塗且以顯父母自解心方係於物欲顧曰吾不忘親亦無日月至焉之效矣又何永之云子華名夢遠贈諫議陳公從孫公蓋慕君而不志於利禄戹窮以死而憂國益深者也視其忠而思孝焉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遠矣子華其勉之

戲綵堂記

人子愛親之心無窮而能遂其無窮之心則有數存焉

數在天非力所能愛在我勉之則盡其道矣謂力所不能致遂怠其心非深愛也深愛者以其所養而養焉雖啜菽飲水足以盡歡然而捧檄動顔君子猶且有取推其所得爲等而上之至於以天下養然後無歉則以愛親之心無窮故也夫惟愛親既自得其心而温廬清室輕煖甘毳視聽起居杖屨所及又咸其事而備其物豈非仁人之甚願而天下之至樂哉零陵郡守富春羅侯偉正書抵予曰長康不才試郡得竊分寸之陰緩帶侍旁念萊氏子既老

而衣錯五色為孺子容輙新公治之後堂以戲綵名之
以寓其樂昔茅容殺雞供饋度置半餜倏有餘之間而
蔬飯對客泰然安之此世俗所未識而郭林宗獨知其
賢又欲勤公以記其實余三復有感焉嗚呼余雖三千
鍾而弗洎矣倏之婉愉乎斯堂是誠足樂矣而聞之者
猶以為未究倏之志焉且倏年過五十致政公鶴髮皃
齒裕寧康鮮兩轓之耀五馬之貴二千石之禄承顏膝
下事類萊子而貧非茅生是誠足樂者然猶以為未究

侯之志焉何哉豈不曰侯奮自四壁擢取名第入丞卿寺而出殿藩屏方且布明天惠綏遠服之德輕徭而薄賦平政而理訟使合境耄耋皆得其子孫之養保存生業無嘆息愁恨之聲則斯民頌吾君於日月之明而歌太守於岡陵之崇者薰蒸浹洽散為和氣介高堂期頤之壽不待月祈而歲祝也是乃顯親之純孝非萊氏所能彷彿者矣古之人老幼吾老幼及人老幼善推其所為放諸四海而準此固侯之志也予鄙陋甚何敢望林

宗然觀侯之書而求其志則又竊喜是以引而伸之而忘其詞之不文也

岳州學記

學之失有五而其難有二蓋自書契已來至於今上下數千年紙墨之傳以萬號卷不知其幾也則有溺於名數者焉則有囿於訓詁者焉則有役於記誦者焉則有耽於文詞者焉則有惑於異端者焉夫是之謂五失豪傑之士慨然自拔於流俗曰道德性命聖人之奥也豈

是五者之謂哉索之以私志廣之以辯言言之成文而持之有故材出其下者滔滔是也則和而從之曰是誠得聖人之奥矣今迹其言曰天道高遠資之無深也居之無安也雖欲不變亦末由矣終於惑異端迷義利舉外夷雜霸偏駁之具參亂正教談高語妙係風拾瀋而使人紀人綱淪胥於無父與君之極其勢然也故學而得正一難也明善審是擇中庸知正當不身踐之猶無有也是二難也自漢唐已來取士之制不本乎先王夏

侯勝明經則希望青紫之拾桓榮稽古則夸侈車馬之賜跋於五失而壹是於二難惟利是趨俗遠益弊先聖先師大學之道幾於熄矣天子閔焉乃詔中外興復庠校罷三傳出問目以尊經世之書退詩賦厭彫篆以隆六籍之訓著為邪說者毀其板黜其人示道術之統於一德意美矣巴陵古郡地挾湖山之勝長材秀民多出其間太守趙侯尚之通判董君時敏教授齊君稷奉承詔旨曾未閱時黌宇一新屬其經從見委為記而諸生之

請抑又勤焉曾子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其雖固陋敢不竭所聞語之或問然則何以去二難而離五失耶將應之曰孟氏所受於子思至於今不絕者子思得之曾子曾子傳之仲尼其言在語孟中庸之中其則不遠也造之得門進之得序游而泳之有樂積而久之有成視形名度數之詳箋注釋文之精聞見誦習之多語言辭采之利猶冥鴻之過矰弋巨魚之睨數罟也支離穿穴而配合撰作者無之口筆尹旦而施設申商者無之蘧廬孔

孟而歸宿老釋者無之必信趨汶之辭異乎出兕毀玉者矣必信莫春詠歸異乎夫子哂之者矣必信可仕不仕異乎學為干祿者矣必信潔已辭粟異乎為人聚斂者以詩理情而養性以書監古而決今以易從道而隨時以春秋正己而正物心日廣體日胖德日進業日修用則致君堯舜措俗成康舍則獨善其身不願乎外非此族也夫亦何足道於闕里之前哉

桂陽監學記

紹興十二年五月制詔郡邑崇復庠序知桂陽監左朝奉大夫無棣張侯修以書抵其曰修不敏守蕞爾國而釁序一新永惟德意所覃興廢舉墜不可無述敢請書之某曰鋪張彌文為太平盛觀乃朝廷大典非一邦專美後世尚論且將以其時考之豈當率爾而形容也若夫教與學之多術志士固思其上者試為子務誦之蓋三代之於人才自幼童而教養加焉皆輔成德行之具薰陶漸漬歷數十年德立行修可以仕矣然後在上者

舉而用之士未嘗有求也世遠道喪科舉之法設父詔其子兄詔其弟鼓篋摳衣登門投牒而覓舉於是洙泗之風掃地盡矣方其讀聖人書顧知編綴附會以待場屋之問惟不中夫程式是慮有司問之又豈皆道德之意仁義之說養心修身之要治國平天下之務往往蔽正而徇己道諛而誨諂行之浸久皆曰取士如是足矣大學堙微炎火消膏利欲肆行洪波稽天間有資禀開明厭此紛糾望道而不見則又輕忽經訓淺薄周孔溺

於詖淫邪遁泯然無覺寄名清高實有貪覬其趨愈下所以然者忘義趨利之習也義者天理之公也華夏聖賢之教也利者人欲之私也小人蠻貊之所喻也學而不本於義惟利是圖其患可勝言乎未得之惟恐不得也既得之惟恐不多也既多矣惟恐不久也相貴以等不尤則悲相覬以貨不積則憂必放此而行懷此以相接是謂失其本心亦何往而不失耶故善學者擇義而已矣今夫慈孝忠順交際辭受語默動止出處久速各

有不可易之理處之當夫理是義也不當然而然當然而不然者有欲蔽之令而後二三子窮理期於精由義期於熟必也不惑然後智益明必也不離然後仁益敦以古之制自居而不為在彼者是則鄒魯之所以貽後人天子之所以望多士名第云乎哉青紫云乎哉

澧州譙門記

經世安民之道除其憂而後同其樂既其實而後修其文蓋心志不怡則鏘洋窈眇莫娛於聽閶氣血倦瘁則

甘毳芳珍莫適於口體飢寒毒痛交切並至而有彼樂之思則封疆之界不足以域山谿之險不足以固而況於墉乎況於閈閎而扃闗乎仁人君子推己及物必有本末先後之序矣古之為城也非曰必可恃也其為門也非曰必可楗也蓋亦立制度焉爾苟得民心雖畫地而守植表而限效死者莫肯去冒死者莫能入不然崇城到天嚴扉重閉金鋪而銅鐶鐵扇而石樞無以固結民心至於內攜而外叛曾不若折柳之樊吾圃也故曰

國之有城城之有門蓋亦立制度焉爾澧陽舊苦衆溪羨溢歲築隄防然後郊與市咸得奠厥居歲在己酉北盜南騖有守者闕隄召水以自保賊既引久城亦隨陷他日立郡於荊榛瓦礫中遺黎百一喘焉茍活蓬户且未安而何暇議隄之復大水時至沉竈産鼃稚耋病之逾一紀矣太守羅侯下車訪民疾苦莫先斯事即帥百姓修壞補鈌向者呻吟今者謳歌予嘗過其境呼田夫逆旅而問焉往往他邦負耒耜願受一廛而至者也侯

之得此蓋有道矣乃作譙門徇民之欲闔内外謹閽開置壺箭以授時樓角鼓以警軍匠則庸工役則鳩兵材則斬浮屠氏之山泛沿以來未幾告成而民不與焉侯嘗為高郵曹掾不拜僭臣偽敕節義上聞即被褒擢及守是邦惠養凋瘵去其害惜其力不惑異端斸其閒材歸夷物於公家舉墜典於蕃宣蓋忠君者必愛其民根諸良心必形諸仁術也春秋一門之廢興謹書於策謂夫不當為而為之令侯作門而予乃記焉則見其識本

未知先後遵制奉度非時絀而舉贏異乎屈宜臼之譏者是可傳已侯名薦可字養蒙南劍州沙縣人云

企跡堂記

士方為布衣思立於凡民之上應舉干澤倘幸得一官食寸禄始願畢矣久之歆夫有達於我者稍自歎也經營累積以為人子當務顯親爵不及親不可稱孝則又以子孫為念曰巨室强宗之所以紹隆而不絕者有世禄爾今不通朝籍傳來裔男子起家顧若是耶而其意

氣矜强才可自奮則又慨然曰碌碌乎州縣塵勞冗散
之局曾何足適意於當年必也進直承明立侍清廟鳴
玉趨班而黄金横帶號天子禁闥腹心之臣然後為貴
矣而凡頡頏乎此位者皆輔相大臣所由選也蹙縮居
後睥睨在前則又萌計度之心曰諫爭論思之為益孰
與調爕弼亮之為功持槖簪筆之為親孰與日奉都俞
之為信言未必盡聽計未必盡從也孰與大柄歸手高
下在心之為專哉故其未得則屈己枉道以求之其既

得則持禄怙黨以守之而企心猶未已焉烏乎自匹士之賤百僚之底而視公卿亦有間矣窮而不得進進而不得已豈非命也命在乎天人不能移攀緣希望如升梯級遽心促步惟恐弗逮嘗試道其情狀於高人達士之前蓋亦莞然而笑喟然而歎爾此二疏所以振衣西京垂芳青史至今千有餘歲使人詠誦愛仰而莫不興起者也鄰林居士向公伯共識達才高輔以文雅嘗總六路大計遏僭臣偽命遮障江淮人心不揺及殿巨藩

嬰東夷百勝南牧之鋒能使士民致死以降為恥年未五十懸車而去天子思其忠優禮起之遂登華近寫誠納策多所裨贊人咸謂必且大用而公力請歸休至於四五竊味詔書有進而無悔退不待年之語以為非二疎所及者於是中外之士皆先其行而惜其去公既歸榜其堂曰企疎上以榮君命下以旌素心以所既踐者猶有羨於廣受若未能有行焉其志廉矣夫用舍行藏惟義是與則無富貴之累而知止不足言動靜語默惟

仁是依則無出處之偏而後悔不足慮伊尹傅說太
公之流憂則違之不以退為高樂則行之不以進為泰
是故聖人之道高深遠大愈進愈益非若他岐之恐泥
世味之有窮大抵如此公雖脫屣塵垢棲遲丘園濯纓
乎清江之流晞髮乎玉笥之風而精力未衰視聽尚強
則於先正文簡致主康時之業又安得恝然而已乎

斐然集卷二十